

## 《天空下》

滴答……

深夜時分，老舊的公寓大樓內，大部分的人正甜甜入夢，屏除雜念沉穩地熟睡。

位於某層的一間住處，客廳一片漆黑，但深處的房裡還亮著一盞燈。狹小的房中，少年埋頭於桌案，振筆疾書。

滴答……

少年全神貫注於眼前畫面，呼吸隨著寫字速度漸漸增快。砰通、砰通，心臟前所未有的瘋狂跳動，好像要爆炸一般。潦草的寫下最後一個字，少年滿意地看著這份傑作，烏墨流暢地似舞者翩翩起舞，只是這支舞沒有經過任何編排，何等隨心所欲的即興演出。他第一次把字寫得如此「完美」。

滴答……

終於結束了，少年放鬆身體，深呼吸幾次後，緩緩步出房。離開房間前，他不忘關上室內唯一的光源，整個日常空間突然壟罩黑暗，伸手不見五指。但這一切並無法阻礙少年行走，他熟練地繞過矮桌、沙發等障礙物，暢行無阻來到玄關。離開前，少年回頭望了一眼，身後猶如黑洞，深不見底。

滴答……

空蕩蕩的馬路上，薰風徐徐，潮濕的空氣總令人喘不過氣，這種時候會在街上遊盪的人，大抵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享受刺激夜生活的花樣男女，另一種則是半夜睡不著，總以為世上煩惱多過於快樂、正值叛逆期的青少年。

蕭恩琪透過玻璃，望著外面發呆。

超商內冷氣開得很強，只穿著一件短袖上衣的她，緊握著手中的茶葉蛋，企圖從中竊取一絲溫暖。

只是熱度很快就散去，如同這樣悶熱的夜晚，也終將轉為白晝。

漸漸的，這寂靜的黑似乎也變得無趣了。

她百般無聊的掃視街道，眼角餘光瞥見十字路口有一個人。

只是路人罷了。第一個想法剛浮現腦海，她隨即瞪大雙眼。

那件制服是……

「恩琪，你在幹嘛？」友人的聲音突然從後方傳來，令她肩頭一震。

蕭恩琪轉過頭，指著對面馬路口說道：「妳看，那人是不是德毅高中的？」

友人順著指尖方向看去，卻皺了皺眉搖搖頭，「沒有人啊？」

「咦？可是……」蕭恩琪猛轉回頭，確實一個人影也沒有。

難道我眼花？她在心中疑惑。

「別看了，趕緊走吧！」隨著催促聲，兩三口吞掉茶葉蛋後，蕭恩琪小跑著離開便利商店。

室內、外溫差極大，她的身體表面起了一層薄薄的水氣。

門口外站著的除了她，還有三個人，都是一個班的朋友們，三天兩頭半夜翹家偷跑出來已是他們之間的一項約定。

「看看妳，嘴邊還沾著蛋黃呢！」一個溫柔男聲出現在左側，蕭恩琪心跳差點漏了一拍，「哪、哪裡？」蕭恩琪慌亂的伸手就要擦，一隻大手提前制止。

「別動，這裡。」節骨分明的手指湊近嘴邊輕抹了一下，此刻兩人的視線相交。

男生露出溫和的笑臉，深邃的五官和曬得黝黑的膚色，呼出的溫熱氣息令蕭恩琪的臉蛋迅速升溫，她推開男生向後退，雙手搥著頰邊空氣，試圖讓紅透的臉恢復。

「天氣好、好熱啊！」

好想鑽進洞裡，她羞恥的想，繼續擺動著毫無幫助的手掌。

「是啊，夏天也終於來了。」男生愉快的說著，微笑露出小小的兩個酒窩。

「宋祈言，接下來去哪裡？」夥伴中有一人說道。

男生聽見後想了想，聳聳肩說：「KTV？」

「好主意，走吧。」

「各位，等等！」蕭恩琪叫住朋友們，有點猶豫地說：「我……我就不去了。」

「怎麼了？」宋祈言走到她身邊，拍拍蕭恩琪的肩膀。

「難道想睡了嗎？哈哈！」大聲嘲笑的男生名叫安奕，總是那令人欠扁的個性，蕭恩琪都懶得反駁。

「今天是有點累，抱歉。」

她掉頭離開，揮揮手向大夥告別。

一個人漫步回到漆黑的夜路上，四周空蕩又漆黑，陰森的氛圍令蕭恩琪不知不覺加快了腳步。

左看右看，才發現馬路上一個人都沒有，甚至稍早還在路上奔馳的零星車輛也沒個影，實在是安靜得太詭異了。

雖說確實是夜深時刻，但總讓人不安。

來到了家附近的公園，樹蔭黑壓壓的，路燈一亮一暗地閃爍，令人有些心亂。她停下來喘氣，改成慢走，鼻腔裡充滿泥土的味道。

這時，身後傳來生鏽的鐵的摩擦聲。

蕭恩琪定在原地，這聲音她太熟悉了，那是她最愛的鞦韆，因為老舊所以總是會發出這種聲音。

「噤…噤啣……」

蕭恩琪打了個冷顫。

等等，這種時候還是別自己嚇自己。

她快速轉身，瞪著眼睛朝鞦韆的方向看去。

咦？那個人……

在超商裡看見的…穿著德毅高中制服……

著整齊制服的少年坐在鞦韆上輕輕搖晃身體，帶動鞦韆搖擺，發出聲響。

好漂亮的一個人啊！

少年秀氣的臉龐白皙透亮，微微垂著眸，眼睫毛又長又密，月光下一閃一閃地發著光，人的周圍籠罩著點點星輝。

蕭恩琪呆呆地看，一時間忘了自己身在何處，總好像看見了童話故事裡的人物，來到了異世界。

「哈囉？」等蕭恩琪意識到時，她已經說出口了。

但那人好似沒聽見，蕭恩琪不知哪來的膽子，走近了些，又說：「你好呀？」

制服少年這才發覺她，卻好像看見什麼奇怪的東西，斜斜地歪了頭，同時眼神帶有明顯的防備之意。

「啊！我不是什麼怪人啦！我看你這麼晚還一個人，就有些好奇……」突然想起自己沒有說這話的資格，蕭恩琪心虛的支支吾吾：「呃……我是有、有些事，所以……」

少年當然沒有相信，反而用更加狐疑的目光看她。

自己都覺得十分沒有說服力，蕭恩琪索性放棄解釋。

「我可以坐你旁邊嗎？」她捏捏小腿，剛剛那一跑其實滿累的。

「有段時間沒有玩了，每次我玩這個頭髮都會被夾到呢！」

蕭恩琪一屁股坐上少年旁邊的鞦韆，鐵鍊發出清脆聲響，在夜深的公園裡格外

嘹亮。

「我叫蕭恩琪，住附近，你呢？」

「……………」

「姜禹。」

從側面看去，少年有些過長的劉海遮住了眼簾，幽暗光線下看不清表情。

蕭恩琪在心中偷偷地笑，沒想到德毅高中這群模範生也有人會在半夜出家門。

「你應該很聰明吧！這是德毅的制服，我可是知道的！」

倏然眼前一黑，一道人影遮住了映照在蕭恩琪臉上的微弱夜光。

姜禹從鞦韆上跳起，繃著身子。

「怎麼了？我說錯什麼了嗎？」

蕭恩琪不知所措地望著面前忽然起身又一動不動的同齡男孩。

「那個……你還好嗎？」

蕭恩琪小心翼翼地窺探姜禹的臉，卻沒想到他竟流下了眼淚。

他在哭？

「啊！我不是有意要……仔細一看這好像不是德毅的制服耶……是我看錯了，哈哈抱歉……嘶、好痛……」

蕭恩琪尷尬地想站起，頭皮一股刺痛傳來，這才發現末端的髮絲纏上鍊子了。

「你沒看錯。」

哦？蕭恩琪疑惑的看著姜禹。

姜禹轉身面向蕭恩琪，俯下身來看她。

這個人怎麼……

淚痕不知何時消失了，臉與剛開始見到的無異。

少年舉起手，伸往蕭恩琪被鞦韆鍊子纏處的髮尾，快碰到時卻停下動作。

姜禹的臉就近在咫尺，蕭恩琪的呼吸一度停滯。

「希望你別提到德毅。」他突然說。

「欸？為什麼？」

「我……不知道，但我不喜歡。」

什麼啊，這個人是三歲小孩嗎？

「不喜歡德毅嗎？」

「……對。」

「我知道了。」

蕭恩琪轉移視線，回過頭來解開自己被纏住的頭髮。

接著兩人不再交談，姜禹又坐回鞦韆，月光輕柔地照著他們，雖然不明顯，但總有一股清涼感，蕭恩琪閉上眼睛，直到方才夏夜裡的悶熱好像都賴在身上不走，現在卻覺得神清氣爽。

夜裡的公園只剩下些微的蟲鳴，和偶爾樹葉摩擦的沙沙聲，青草混泥土的氣味也讓人放鬆。

蕭恩琪偷偷瞄向旁邊的男生，他閉著眼，頭靠在鞦韆的鍊子上。

「我要回去了……明天要不要也來呢？」蕭恩琪拍拍屁股站起來，有意無意的自言自語。

對方沒有回應。

好像已經陷入沉睡了，姜禹動也不動。

蕭恩琪默默地看了許久，驚覺姜禹的臉龐意外地蒼白……還彷彿透著光。

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卻有種說不出的熟悉。

在終於決定啟程返家前，蕭恩琪一刻也沒有移開目光。

她打算記清楚少年的臉。

直到蕭恩琪走遠後，他才緩緩張開眼。

啪嗒。不停閃爍的路燈終於不再掙扎，歸於暗夜。

公園裡轉為靜謐，沒有蟲鳴，也沒有樹葉的沙沙聲。

彷彿生靈的氣息已然逝去，徒留少年一人。

在夜裡兀自沉淪。

「終於起來了？還以為你不想上學了。」

「真是的，我不過是賴一下床而已，爸爸，早餐……」

「沒有，自己去買。」

「又來……咳，不是說抽菸要出去陽台嗎？還有你說過要戒的！」

蕭恩琪頂著一頭剛睡醒的亂髮，沒好氣地對著面前男子說。

菸味瀰漫著客廳，更是令她心浮氣躁，只能逃跑似地衝進廁所。

這便宜老爸！蕭恩琪對著鏡子扮鬼臉。

一大早心情就被破壞了，都要怪這痞子性格的男人。

「一不注意就在抽了，抱歉哈。」

蕭恩琪沉著臉，一點也沒覺得這人有在反省。

「你不是也要去學校嗎？不準備一下？」蕭恩琪從冰箱拿出一瓶水，扭開瓶蓋。

「喔，待會就去。」

「……隨便你啦。」說完，蕭恩琪走出家門。

今天的天空很藍，是個好天氣。

蕭恩琪走出住宅區巷弄，太陽迎面射來，刺入她的眼睛，蕭恩琪反射性低下頭，走進一旁的騎樓裡。

準備過馬路到對街時，一輛疾速的救護車從左前方駛來，好在她還未跨步出去，奇怪的是，車經過眼前時竟有伸出手的衝動，不禁令她疑惑，也不是第一次見救護車，這是怎麼回事……？

直到再聽不見鳴笛聲，蕭恩琪才又邁開步伐。

「喂！不得了啦——！」

「怎麼？別賣關子。」

「我家對面公寓有人自殺！」

「我才剛出門，救護車就來了！還一堆人擠在旁邊看，我還差點趕不上公車。」

「自殺？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但是！發生在自己生活周圍還是會令人在意吧？」

「也是啦。」

自殺……

蕭恩琪坐在教室座位上，撥著茶葉蛋的殼。

沒有要偷聽的意思，聲音自然而然地傳入耳裡，也就自然而然地聽了。

愣愣看著眼前熱騰騰又香氣四溢的茶葉蛋，突然沒了食慾。

「自殺」，好久沒聽到的兩個字，不，是一直以來都在避免接觸吧，為了更快忘記。

如果能夠忘記的話……有多好。

「蕭恩琪？」

一聲呼喚把蕭恩琪從意識裡拉回現實，她看向聲音來源。

「潔好，怎麼了？」

「沒啦，看你不知道在發什麼呆。」羅潔好一臉笑呵呵的模樣。

剛才的表情沒控制好嗎？蕭恩琪拍打雙頰，努力讓自己精神起來。

「祈言！跟你說……」羅潔好亮著眼睛，湊到剛到校的宋祈言身邊去了。

蕭恩琪看著他倆談笑生風的，好似一對令人羨慕的佳偶。

說來奇怪，竟也沒有忌妒的感覺。

「蕭恩琪！要不要一起去福利社？」

「嗯，好啊。」

蕭恩琪露齒一笑，將惱人的煩事都拋諸後。

「對了，宋祈言，你這學期才轉學過來，不知道我們學校的『那個』傳言吧？」前往福利社的路上，安奕神秘兮兮地說。

「吼，不要說這種倒胃口的話題啦！」羅潔好怒瞪安奕，不忘對他施展一記肘擊。

宋祈言倒是起了興趣，提出疑問：「是什麼傳言啊？很好奇耶。」

「就是……據說我們學校有學長跳過樓！」安奕邊說邊吃痛地摸著腰部。

「然後，一到午夜十二點，去到校園最偏遠的大樓頂樓，就會看到喔……那個學長的幽靈。」

宋祈言一聽，停下腳步。

「真的……假的？」

對於宋祈言好像真的被嚇到的表情，蕭恩琪不免感到驚訝，原來他會害怕這種靈異事件嗎？

「討厭，就說不要提了嘛！」羅潔好雙手抱胸，也能看出些許慌張。

安奕看兩人緊張的樣子，興災樂禍的說：「這是傳言呀！哪有絕對。」

「話說回來，蕭恩琪好像不怕這些？」

「什麼？啊、嗯……」

「我本來就對這沒什麼感覺。」蕭恩琪抓抓後腦勺說道。

「真是從容。」

「哈哈……啊……」

蕭恩琪停下腳步，一臉厭惡。

「喔！是你爸耶！老師——！」安奕不識相地叫道。

蕭侑誠聽見這個校內萬用稱呼，抬起頭來。

「白癡！別喊啦！」

他朝蕭恩琪等人走來，手裡還拿著剛泡好的咖啡。

「你們還聚在一起啊，快上課了，早點回教室！」

「用不著你說……」

「蕭恩琪，你剛才說了啥？」

「沒什麼，你才是，快去上課啦！」

「嗯？我下節沒……喂！」

蕭恩琪沒有理會蕭侑誠的話，拉著其他人繼續前往福利社。

「真是……斯…啊！好燙！」

蕭侑誠吐著舌頭，轉身走回辦公室。

「今晚出來嗎？」

正準備回家時，宋祈言攔住蕭恩琪，低聲問道。

「啊，當……然。」

宋祈言笑著點點頭，像是想起什麼，他又說：「我送妳回家吧！」

蕭恩琪一驚，耳根子紅了。

「現、現在嗎？」

「不行？」

「可以！啊…我是說……好的。」

並肩走往校門口時，蕭恩琪完全不敢看宋祈言，卻還是不斷偷瞄向他。簡直像做夢一樣。

但依現在的氣氛，需要找個聊天話題……

「宋、宋祈言，你說過你是德毅高中轉來的不是嗎？」

蕭恩琪緊張地開口，這麼想來，她對宋祈言的了解其實少之又少。

「是啊，怎麼了？」

「沒什麼啦，我只是在想，德毅不是直升的私立寄宿制學校嗎？但是你怎麼會轉學……？」

啊……

蕭恩琪懊惱的拍了下額頭，不管什麼原因，都是很私人的問題啊！她又沒經大腦亂說話了。

見宋祈言沉默不語，蕭恩琪的心更是七上八下。

「如果你不想說沒關係的！說來也巧，今天我遇到一個德毅的學生，那個人竟然說他討厭德毅，所以一時好奇……」

「畢竟在我們的眼中，德毅都是又聰明又有錢的學生……宋祈言？」

講到一半，身旁的宋祈言突然不見蹤影，蕭恩琪連忙回頭，只見宋祈言站在後方不遠處，低著頭，不知道在想什麼。

蕭恩琪後退幾步，怯怯地說：「那個……？」

她根本一分一秒都不想待在這，只想跑回家躲進房裡。

幾分鐘前暗自高興的自己一定是瘋了。

「你剛才說，有個人討厭德毅？」

宋祈言忽地開口，嚇得蕭恩琪說話結巴。

「是、是啊。」

「他叫什麼名字？」

「欸？姜禹……」

說出來應該沒關係吧……蕭恩琪回想起少年輝光下美麗的臉龐。

「是嗎……」

蕭恩琪內心忐忑不安，宋祈言怎麼好像怪怪的，昨晚跟姜禹說話時也是，是不是自己沒有跟人聊天的天賦啊？

「抱歉，剛剛走神了，走吧。」

「喔、嗯。」

一直到安全抵達住家處，蕭恩琪才終於鬆了一口氣。

「謝謝你送我回來，掰掰。」她輕輕揮著手道別。

宋祈言也微笑揮手，「晚上見。」他說。

啊，這笑容……

蕭恩琪心臟怦怦跳著，看著宋祈言離去，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轉角。

今日的夜晚也降臨得很快，卻不是每次都能殷切期盼它的到來。

比平常晚了一個小時出門，路上的人好像更少了。

寂靜莫不是一件好事。蕭恩琪悠然地走著，迎面吹來的風稍稍帶走了夏天的煩悶，出乎意料的清新、涼爽，這種感覺蕭恩琪記憶猶新，她再次來到同一座公園，但這次鞦韆旁沒有她想找的人。



「也是，怎麼可能呢。」

「什麼怎麼可能？」

「哇啊！」

悄然的失落消散而去，取而代之的，是由驚嚇構成的喜悅。

再次見到面，蕭恩琪不受控地想大叫，卻見姜禹一臉陰冷，才忍了下來。

「你……是不是還在生氣？」

「生什麼氣？」

「就是……」想要不提到德毅，反而不知道該說什麼。

姜禹嘆了一口氣，無奈地說：「我沒有生氣。」

「真、真的嗎？但是你臉色好遭……」

「與你無關吧。」

「啊……抱歉。」蕭恩琪抓著手臂，忐忑地說。

怎麼說呢，不知道是姜禹的性格問題，還是德毅的學生都這麼冷漠啊？

因為同個學區，各類傳聞隨便一撈都一大把，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德毅的教育非常嚴格，聽說只要付得出高昂學費或通過超難的人學考試就可以就讀，畢業後未來出路一片光明。

最後德毅學生給人的印象都是富二代或超級學霸，作為平民又是學渣的蕭恩琪自然是望而生畏。

但是既然能再見面，蕭恩琪不打算放棄，嘗試開啟新話題：「今天不玩鞦韆嗎？」

「之後就算了吧。」

「為什麼？」蕭恩琪驚訝地問，心裡一震苦澀，怎麼又是地雷啊！

「只是沒有興趣了，別問了。」

「是喔……」

一陣清風拂過，帶來的涼意卻不再感到舒服，蕭恩琪本能的想要避開，可惜這空曠的樹林間無處可藏，凝望著姜禹，那種熟悉的感受再次襲來，她的頭隱隱作痛，焦慮感漸漸擴散。

「話說回來，你不覺得有點冷嗎？」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蕭恩琪正想笑著帶過，卻見姜禹一臉嚴峻，閃著光點的那雙黑眸好像要將蕭恩琪吸走，身體彷彿不能自由操縱。

風吹亂細散的髮絲，姜禹的臉又無法看清了。

為了暖手，蕭恩琪摸進口袋，指尖碰到了某樣東西。

是手機。

拿出來確認一下時間，快一點了。

奇怪，有郵件？

蕭恩琪沒有點開，因為寄件人不是她認識的，名稱是亂七八糟的英文字母，看起來相當可疑。

注意到姜禹的視線，她收起手機，抬起頭。

「你常常這樣半夜出門嗎？」蕭恩琪問。

可能是突然降溫的風的關係，她能夠比較冷靜說話了。

「也不是很常，但回過神來就在這裡了。」

「什麼意思啊？」

「字面意思。」

蕭恩琪心裡偷偷翻了個白眼，總覺得是無法溝通了。

「肯定是沒有朋友……」蕭恩琪才開口，就嚇得說不出話了，她剛才說了什麼？沒朋友，誰沒朋友？完了完了完了，她氣到不小心咬到舌頭。

竟然把心裡話說出來，到底在發什麼瘋？

誰知那姜禹不僅沒生氣，反而低著頭思考了一會，「不，我記得有一個。」他點點頭說。

「什麼？」蕭恩琪稍微放鬆了一些，但還是不解，「記得有」是怎樣？

「誰啊？……學校裡的？」蕭恩琪拚命提醒自己小心點不要說到關鍵字。

「是啊。」姜禹又想了想，搖頭說：「名字忘了。」

這記憶，還真好啊。

蕭恩琪心中吐槽，覺得不對勁，猜測道：「你休學了嗎？」

是過了多久才會忘記朋友的名字？蕭恩琪試著回想了小學的朋友們……糟，還真的想不起來。

沒辦法，已經沒有聯絡了嘛。

「但是，你應該休學沒多久吧？能說忘就忘嗎？」

「我沒有休學，只是暫時停學。」

「啊！是這樣喔……但是也不對啊！」蕭恩琪皺起眉，朋友的名字哪可能就這樣忘了！

她還想說些什麼，卻看見姜禹依舊是那張冷冰冰的臉，就沒有張口的欲望了。

「我要走了。」蕭恩琪越過姜禹身邊離開，沒有回頭。

笨蛋老爸看著電視在沙發睡著了，叫都叫不醒，今天就不去了。好，傳送。

蕭恩琪傳了訊息給宋祈言，決定回家。

抬著頭看了很久，黑暗的天空裡，只能依稀辨認出緩慢移動的雲朵。

脖子早就痠疼不已，卻不知道再堅持什麼，張著乾澀的雙眼，風吹過忍不住眨了眨。

宋祈言這樣盯著天空很久了，卻仍是沒有其他動作。

靜悄悄的，沒有人的校園裡黑的可怕，要上頂樓費了不少力氣，說起來，宋祈言是為了看幽靈而來的，心裡默默嘲笑自己，哪有什麼幽靈，那種話題向來只是說好玩的，就算真的有學長跳過樓，那也不可能有什麼幽靈，要是有早就會出現了。

上來頂樓後，宋祈言就只望著天，足足有二十分鐘。

連幽靈的一根頭髮都沒看見，所以傳言就只是傳言而已。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不屬於這個世界？」

因為實在太安靜了，腦內開始有股聲音。

「有沒有想過，其實你沒有資格站在這片天空下？」

宋祈言搖搖腦袋，喃喃自語：「如果那天有去找你的話……」

「姜禹……」

叮咚！

手機的通知聲，是蕭恩琪吧。宋祈言邊想邊點開訊息，果不其然。

到現在還是覺得奇妙，姜禹，會是你嗎？

為了查清楚蕭恩琪口中的「姜禹」是誰，宋祈言做了個測試，現在已經完成了一半。

按著脖子，宋祈言用手捏一捏，舒緩僵硬的肌肉，會這樣看天空，是被他影響了。

「夜晚的天空應該很美，但是在這裡什麼都看不見。」

姜禹抬著頭，姿勢僵硬地看著天空說，卻怎麼都不願意躺下來看。

「那樣會弄髒制服，會被罵的。」他如是說。

宋祈言倒是一點都不在意，大喇喇地躺著，制服對他來說就是個陪襯，所以也從來不扣釦子，總是在內裡穿著便服。

數了一下，眼前這是第三塊飄過的雲。

「家教還是那麼嚴。」

「嗯。」姜禹也沒有看他，敷衍般說道。

「你不回家可以嗎？」

「他們也沒有回家啊。」

「……」

「我說你，有事要說喔！」宋祈言猛地坐起，故作嚴肅。

「嗯。」

「喂！」宋祈言站起身走向姜禹，抓住他的肩膀。

「……我說真的。」

「我知道。」姜禹笑了一下，推開宋祈言，「擋住我了。」

「知道就好！」

只是宋祈言錯了，錯得離譜。

姜禹什麼都沒說，直到最後。

「你說過夜晚的天空很美，所以我每天都在看。」

但我卻看不出來。

宋祈言逼著自己再次仰望天空，好幾次，他都只看見一片黑暗，沒有月亮，更

沒有星星。  
可能終究是虛妄的期待吧。

蕭恩琪蹣手蹣腳地走進家門，再巧聲無息地溜進房間。  
一練串像小偷的動作卻不知不覺習慣到駕輕就熟了，蕭恩琪心裡諷刺地笑了笑。  
換好衣服準備睡覺，可是翻來覆去怎麼都睡不著。  
蕭恩琪坐起身，唉嘆著。  
雖然已經兩點，但換做平時應該還和宋祈言他們在外面一起玩吧。  
現在能打發時間的事，就只有滑手機了。  
解鎖螢幕，跳出一封未讀郵件。  
是剛才的……  
寄件人不明，也沒有主旨。  
蕭恩琪點開，發現是一個文件，還附了幾張圖檔。  
她首先打開圖檔，嚇得倒抽一口氣。  
這不是姜禹嗎？  
有三張圖，分別是姜禹的正面、側面和背面，而且都沒有看鏡頭。  
是怎樣啦！這個人是跟蹤狂嗎？  
顫抖著手指打開文件，是一篇文章，開頭附註——「遺書」。  
腦中一片空白，蕭恩琪像個機器人似地默讀著句子。  
沒有猶豫，按下了回覆鍵。

「媽媽？怎麼了？」  
蕭恩琪睡眼惺忪地看著半夜叫醒自己的年輕女人，幼稚地想發脾氣。  
畢竟那時她還只是小學三年級、充滿孩子氣的小不點。  
「跟媽媽一起出門一下，好不好呀？」  
「有好吃的嘛？」蕭恩琪流著口水，剛才夢裡正大快朵頤著五星級牛排套餐呢！  
「當然囉！」女人大力點頭，緊握著蕭恩琪的手。

街道外冷冷清清，只有一兩隻流浪貓的叫聲，襯得夜靜。  
蕭恩琪被女人以繩帶背著，安置在機車後座，一路上很安穩，路也筆直通順，  
規律地晃動著，蕭恩琪很快又進入夢鄉。  
「醒醒！恩琪！」  
「……是牛排嗎？」蕭恩琪揉著眼，海風吹得她睜不開眼睛。  
身體還搖晃著，難道還沒到嗎？

海……有海浪的聲音。蕭恩琪不是第一次到海邊，所以很快地就能辨識出現身在何處，只是海浪撞擊石頭的聲音很大且近，好像就在身邊咫尺。

朦朧中甚至感覺嚐到苦苦鹹鹹的味道。

右手被牽著，準確來說是被用力抓著，力道對年幼的孩子來說太重了，可能會瘀青也說不定。

「吃螃蟹？」蕭恩琪眨眨眼，好像終於清醒了。

只是眼前沒有豪豪的滿漢全席，迎面而來的海水拍打著臉頰，嗆得蕭恩琪頗為難受。

「媽媽！咳！…嗚嗚啊…呀啊——！」

身體隨著海浪漂動，一會海水漫過全身，一會又能呼吸到空氣，蕭恩琪嗆得鼻腔發疼，淚水和海水早就分不清了。

而拉著自己的女人則漂浮在旁邊，頭朝下沒有掙扎。

「媽…媽…？……嗚啊…嗚嗚……」

本能地頭部朝上，拍打水面，右手得束縛逐漸變弱，加上海浪隨興的流動，兩人慢慢地開始拉開距離。

蕭恩琪只能隱約看見女人的背影，頭髮浮在海面上像是海草。

隨後，她沒有了意識。

再次睜開眼時，天花板的白色刺痛了她，忍不住閉上眼睛。

「你醒了呀？別怕，這裡是醫院。」

不知道哪裡來的中年女人，走過來摸了摸她的頭。

「我媽媽呢？」

果然還太小，什麼都不懂。

直到後來，蕭恩琪才漸漸明白那天晚上母親的用意。

再一段時間後，關於「自殺」這個詞也能融會貫通了。

也知道了自己差點就死了。

對於這個事件，蕭恩琪決定埋在心裡，帶進墳墓。

至今努力讓自己忘掉「自殺」兩個字，但現實偏偏逼她想起來，連著最深處的記憶，像大火蔓延，逼不得已逃出最舒適、安全的小屋，踏上有點陌生的土地，無處可藏。

「我看過我媽的遺書，字很工整。」

蕭恩琪對著眼前的少年說。

「所以我想你是在憤怒的情況下，才做出這樣極端的選擇。」

「人真的想了結生命的時候，會用心地把最後的話寫完。」

「而你不是。」蕭恩琪的聲音在風中搖曳，卻堅定有力。

姜禹楞著沒有說話，躲在不遠處的樹後的宋祈言當然也沒有。

宋祈言內心驚喜，自己的測驗成功了，跟在蕭恩琪身後來到公園，也同樣看見已死亡的姜禹，那在半年前，自殺的姜禹。

「有個人寄給我的郵件，裡面有你的遺書照片，一開始我不懂為什麼他要把照片插入在文件裡還又把它打字出來。」

「我試著回信給他，但他沒有回我。」

「不過當我試著解讀你的字我就懂了，因為我看不懂，寫的實在是……很藝術。」蕭恩琪呵了一聲，繼續說：「真沒想到，原來你是已死之人。」

「我應該感到害怕嗎？」

姜禹還是站著，表情真的是面無表情，一種死亡的氣息開始環繞，慢慢地……他的脖子出現一條瘀痕，接著，左手腕有一道傷口，皮開肉綻，隱約看得見骨頭。

「看來，這是你死亡時的樣子。」

差異還真大。蕭恩琪皺眉，覺得自己以後可能得吃素。

「你讓我都想起來了，所有事情。」姜禹說道，聲音有種立體環繞音效的感覺。

「難怪你之前說話那麼奇怪。」蕭恩琪理解般點點頭，「我很好奇你為什麼還沒離開人世，為什麼還在這裡徘徊？」

「或著說，你有什麼遺願？」

真是的，又不是拍電影。蕭恩琪內心無數個白眼，期盼能早點回家。

姜禹眉頭動了一下，「沒有那種東西，又不是拍電影。」

「噗嗤！啊……」

「有什麼好笑的？」

「你不用知道啦……」

「總之，你能快點消失嗎？」蕭恩琪深呼吸，變回正經臉。

「那也要我能。」

所以說你想保持這樣子待在人間？饒了我吧！

蕭恩琪內心小劇場裡哭天喊地，頭痛不已。

「我該怎麼幫你？」

「其實只要你幫我掃墓就好了。」姜禹說。

「喪禮後就沒有人來了，稍微有點孤單……？」

啊……媽媽她，我有多久沒去了？蕭恩琪想到這，一陣寒顫。

「有辦法的話我會去的，告訴我地點。」

「啊，跟媽媽一樣。」蕭恩琪默念一遍地址，就在這一帶地區。

「什麼？」

「沒事，我會去的，我保證。」蕭恩琪搞笑般敬了一個禮，隨後差點吐出來。

「你要回去時能幫我個忙嗎？」

「是什麼？」

「那邊的樹後面，我朋友暈倒了，能幫我叫醒嗎？」

「誰？」蕭恩琪跑去一看，發現宋祈言臉色難看地倒在地上。

「好像，被我嚇到了。」

「……」

蕭恩琪無言地看了看姜禹，再看向宋祈言，媽呀，我竟然喜歡這弱雞？

這時手機傳來震動，是安奕打來的。

「你們在哪？還要多久啊？」

「抱歉啦，以後我不會再約半夜了。」蕭恩琪洩憤似地拍打著宋祈言的臉，愉悅地說。

「蛤？為什麼啊？」

「嗯……就是一種感覺吧！」

「什麼意思……」

「對了，你很閒的話能幫我個忙嗎？來X X公園」

「……幹嘛？」

「大型貨物搬運。」

掛了電話，蕭恩琪拍拍身上塵土，深了個懶腰。

左看右看，卻沒發現姜禹的身影。

蕭恩琪聳一聳肩，抬起頭時剛好對上天空中一閃而逝的亮光。

今晚也見不到月亮。

但是遙遠的星辰閃爍的卻無比耀眼。

「真稀奇啊！竟然有早餐！」蕭恩琪看著餐桌驚訝道。

上頭擺了土司夾蛋和牛奶，雖然普通但竟然是那個笨蛋老爸做的，難道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她拿起杯子喝了口牛奶。

雖然因為昨晚的事有點沒食慾，但仍不免捧個場。

「我要是願意做的話也是能做好的嘛！」蕭侑誠拍拍胸脯，得意的說。

蕭恩琪忽視父親的話，走到廚房，發現垃圾桶裡有許多盒狀物。

「嗯？那是……哇！你把菸丟了？」

「喔！是啊，我下定決心戒菸了！」

「真的嗎！」蕭恩琪有些不敢相信，該不會這一切都是夢吧？  
那個懶散成性、視菸如命的笨蛋老爸欸？

「為了我家寶貝當然囉！」

「噁心死了！」

嘴上說著噁心，臉上卻還是笑呵呵地。

「你真真口是心非！」蕭侑誠打趣道。

「別吵。」

蕭恩琪吃完早餐，出門前，向父親小聲說了句：「再見。」

「什麼？我沒聽見啊？」

「我今天會晚點回家！」蕭恩琪大吼一聲。

「碰——！」門被用力關上，發出巨大聲響。

「這丫頭脾氣到底象誰？……算啦！總算是出門了。」

蕭侑誠走進房裡，出來時，手裡捧著一小箱包裹。

「有這東西，那些才捨得丟啊！」

那是已經開封過箱子，小心地打開後，裡面放著幾根筆桿狀的物品。

金屬製，外觀是深紅色的，乍看之下有幾分像鋼筆。

「現在的電子菸還真是越做越精緻。」

蕭侑誠打開電視，加大了音量。接著便跑去陽台開始吸菸。

「呼——天氣不錯啊！」

他呼出白煙，倚靠在欄杆上。

聽說電子菸比紙菸更健康，蕭侑誠也是抱著好奇心買來，反正菸是戒不掉了，不如吸更好點的。

只要不在蕭恩琪面前抽就行了吧！蕭侑誠又暗自得意起來，覺得自己這招非常高明。

「……為您差播一條最新消息，一名本市的高三學生於今日早晨四點鐘在自家公寓跳樓輕生。一位早起的住戶發現屍體後通報警方……救護車驚醒……民眾圍觀……據調查…死者長期與祖父母同住，就讀附近一所私立高中………在校品行良好、人緣頗佳……死者並沒有留下遺書，輕生原因還有待檢方調查………」

新聞播放著時事，但蕭侑誠似乎沒在聽。

吸著菸看著樓下車來車往，大概是周圍煙霧繚繞，味道濃厚，所以聞不得到機車廢氣的刺鼻臭味吧，蕭侑誠享受著新菸帶來的快感，小口吸菸豪邁地吐氣，哼著小曲兒瞥了眼天空。

耀眼的水藍色天空，晴朗無雲。

「哼…哼……果然天氣真好呢……」



